

徐光耀
著

平原烈火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中华之魂丛书



贵州人民
出版社

平原烈火

光耀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茅草居

特约编辑 张升明

封面设计 唐 岩

中华之魂丛书

卢惠龙 主编

平原烈火

徐光耀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爵文化公司排版 河北邢台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16 印张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21-03885-6/I·771

定价:16.4 元

《中华之魂》丛书
编委会

顾问：龙志毅 黄 瑶 薛启亮

主编：卢惠龙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光烈 乌兰巴干

卢惠龙 李万寿 李 克

李晓明 吴家萃 孟志钢

袁 静 徐光耀 唐流德

谭利生 薛启亮

历史回眸

——《中华之魂丛书》序

卢惠龙

1995年5月3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来到卢沟桥，面对日本当年挑起战火的历史见证。当天，村山对中国领导人说：“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日本愿意深刻反省过去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那段历史”。这不禁让人想起1970年12月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下跪华沙，检讨德国法西斯曾给人类造成空前浩劫的罪责……

毕竟，这页历史翻过去了，但它是何其沉重乃尔。

半个世纪以前，面对疯狂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横戈跃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其战斗之英勇、威武和残酷，惊天地，泣鬼神！万劫不灭的中国人民，以八年的岁月，三千万生命的代价，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勇悲壮的记录。

伟大的历史孕育不朽的文学。五十年代以来，我们的作家创作了一大批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们记载了生死歌哭的历史，描绘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伟岸英姿。

这批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今天，外族入侵的战火早已熄灭，泱泱中华已没有干戈相扰、伏尸遍野的沙场。人类社会正发生着的向和平与发展推进的伟大嬗变。这正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总结人类历史教训的时候，在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新时期，依然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学处于疲软状态，需要高扬时代精神的时候，我们出版这套《中华之魂丛书》，其宗旨是显而易见的。当年，这批长篇小说出版后广大读者争相阅读，争相传颂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今天，我们盼望这套丛书所描绘的中国人民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深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成为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让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成为历史的负罪者；让中华民族之魂世代相传，凭借信仰的激情创造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们的作家凭添浩然之气，创作出黄钟大吕般的英雄史诗。

是为序。

目 录

平原烈火
(1—254)

小兵张嘎
(255—378)

四百生灵
(379—442)

平 原 烈 火

徐 光 耀

一九四二年五月，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的翻了一个过儿。

冈村宁次坐上飞机，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扫荡”，残酷的战斗，到处是一片红火。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烂在地上，骑兵包围了村庄，村庄烧起来，熊熊的火苗儿把黑烟卷上天去。步兵们端着刺刀，到处追着，赶着，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又从西村追到东村。遍地是嘎嘎嘎咕咕咕的枪响，遍地女人哭孩子叫，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了，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枪弹下，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员，投的投河，跳的跳井，有枪的把子弹打光了，剩下最后一颗打碎了自己的头，多少个青壮年、村干部，被裹着走了，送了煤窑，载出关外，运去日本三岛！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的突围了，有的冲散了，有的战至一人一枪为国壮烈殉难了。剩下的净是些便衣游击队，看来是不大顶用了。

也有个别无耻的家伙，怕死鬼，向敌人屈膝了。也有个别意志脆弱、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逃跑了，逃到城市去，逃回家里去了。

虽然鬼子的死尸躺得遍地皆是，他们的血一点也没有少流，但是他们还是嚷着“胜利”了，嚷着“八路军被彻底肃清”了。

冀中——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质，它的元气大大的受了损伤。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的青苗，不几天便钻了天，成了林！鬼子、“皇协”^①遍地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妇教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钩”^②了。看吧，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有几个家伙跑到大街上叉着腰吹起风来：“八路军蛤蟆老鼠也想成什么大气候？！”老百姓都搭拉着脑袋，眉上锁起了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起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上了辮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时代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是一阵什么风啊，把世界刮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只要有它一个火星，它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

① 当时游击队和老百姓都这样叫伪军。

② 当时根据地的村庄都不支应敌人，哪村开始支应敌人，建立伪政权，就叫给敌人“挂上钩”了。

七月，日本鬼子把“扫荡”重点转到沧石路以南来了。深县、束鹿、宁晋、晋县……各地的大小据点都驻满了鬼子，六分区的根据地被铁桶似的包围起来。

在一个云雾遮天的早晨，宁晋县大队陷进了敌人的大包围。驻地孟各庄四外都发现了敌人，枪声首先从东边响起，随后北边南边都有子弹飞过；西边，远远可以看见一溜人影正扑着枪声迎过来。情势是明明白白：顶住打，就要被消灭，除了突围，再没有别的道可走了。

一中队长周铁汉接受了大队长的命令：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合紧，坚决冲出去！周铁汉是个二十五岁的结实小伙子，生得膀乍腰圆，红通通的方脸，虽不是太高的个儿，给人一看，却觉得十分魁梧。他把盒子枪登开栓，压够一条子弹，用大拇指扳住机头，朝沿墙站立的战士们一抡，亚赛敲着钢板的声音说道：“同志们！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今个这一天了！是耻辱，是光荣，也就在这一回

了！有种的跟我走哇！”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来：“周队长，我在头里！”他是个共产党员，一向有“打仗惹”的。周铁汉用枪向西北一指说：“好，走啦！——二排①跟着！”

忽忽忽一股风响，队伍一支箭似的入了村西道沟。一中队后面是大队部，担任掩护的是二中队，人员足有一百三四。可是，除了忽忽忽的声音及离得还很远的枪声以外，再听不见一点响动。经受过几十次战斗的周铁汉，一听这声音，就觉得今天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想偷个空子玩个花招钻出去，是万万没有可能的。

几天来的情况太紧张了，太急促了。宁晋城不算以前增加的，只昨天一早，就由赵县开来二十八辆汽车，车上没有一个不是鬼子兵。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在束鹿、晋县地里，情况更发严重，新据点一天安了五六个，大队的汽车和骑兵来来往往，十分频繁。周铁汉早已感到：恶战总有一天要逼来头上的。现在，依照眼前情况看，这一天是到来了。

正是为此，周铁汉此刻的心里没有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他想：在这个时候，怕死就准死，把脑袋放在一边去拼，合大家的劲一块拼！拼得越顽强越勇敢，就越没有危险！想到这，他不由得把队伍前后看了两眼：二班在最前面，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领头，后面一个一个

① 一个中队只有两个排。

紧紧跟随，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战士，全是经过多次战斗的生龙活虎。在身后的一三班和二排，也个顶个的结实雄壮，浑身劲气，情况虽然紧急，却看不透有一个发忤。周铁汉看到这里，信心更强了，精神更高了。有这样一群钢铁打造的战士，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员，有什么冲不破的，有什么可怕的。

大队长的计划，是甩掉后面——东面和南北两面的敌人，顺道沟悄悄的插往西北，争取在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队伍以前，从敌人空子里钻出去。但是，一来敌人太多了，二来有五十公尺道沟没有完全挖通，西面敌人看见了在这段路上飞跑的人，立时扇子面一样散开来，左面的一股，就一直抢先向道沟截下来，企图迎头挡住去路。

周铁汉看得清楚，想要跑在敌人前头，不叫敌人截住，已经来不及了。便一面命令一排说，“坚决冲！敌人挡就打它，一定要过去！”一面闪在道旁，等大队长赶上来。

大队长钱万里的矮个儿，一步一步稳稳的跑上来了。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手巾，不时擦着光头上的汗珠，盒子枪仍旧插在套子里，还如平时那样四平八稳，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样。通讯员金山怀里抱着“马四环”^①紧跟着他。

“大队长，敌人眼看把道沟卡住了，把整个队伍拿上去冲吧！”周铁汉好像掐着一抱东西，双手向敌人方向作了个猛抛的姿势，这样问着大队长。

^① 七九步枪的一种，类捷克式，马步两用，有四个穿背带的环，故名。

“你的队伍呢？前头怎样了？”钱万里叉开腿，稳稳站住说。

“一排全上去了，我让他们坚决打过去。”

“很好。”

周铁汉以为得到了批准，一翻身，拔步要跑。钱万里又叫住了他：

“等等。”钱万里把手遮在眼上，向敌人方向仔细的观望着，好半晌，把周铁汉几乎等得不耐烦了，才放下手来，微微的摇了摇头说：“不行，我们冲不过去……”周铁汉立即接过去说：“冲不过去也得冲呀！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钱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转了个圈，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铁汉的前胸说：“要这个样子：你的一排继续顺道沟插下去，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占领那两块坟地，争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沟上。然后，大队直向西南，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钱万里把话顿住，察看着周铁汉的颜色，见周铁汉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就接下去说：“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敌人知道了上当以后，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们。周队长，你的任务就是：先去粘住敌人，掩护大队主力突围；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把队伍带下来。”

周铁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可是，任务来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没有二话可说的。周铁汉简单的应声“是！”转身跑到前面去了。

这时，西面敌人已开了枪，子弹迎头擦过。北东南三

面的敌人，随即椅子圈似的兜抄上来。二中队后尾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炒料豆一样，一会儿就响乱了。

从前面传来一片震耳的杀声。钱万里看见：周铁汉跃出道沟，抓紧盒子的手摆着旗子一样，连连向前挥着。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把柳子行附近的两块坟地占领了。这一来，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沟上，他们拼命的要卡死这道口子。而在西南，却有一个空子给闪开了。钱大队长见时机已到，双手一摆，带领其余三个排，跃出道沟，一阵疾速的飞奔，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

二

果然，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在撤退的时候，又被敌人粘住了。柳子行里的鬼子见大队主力大部钻了出去，膏药旗冲天晃了几晃，五六十个鬼子哇的一声冲上来，把一排由两个坟地压在一个坟地，机枪、炮弹，急风暴雨般直射过来。一排凭了三十支步枪，不要说招架，抬起头来的空儿也没有了。一班是被压下来一次的，半个班遭了伤亡。眼下的危险，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话说，就是：“撤不下来了！”

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周铁汉在地上伏着，两道扫帚眉拧成个“一”字，闪着火眼盘算：现在撤是不行的，一定叫敌人把队伍追散；要撤，必须把第二次冲锋打退，煞煞敌人的气焰。于是，他告诉大家：把手榴弹全部放在手边，拧开盖，勾好线，听命令就摔。他自己，把所有三个手榴弹都放在身下，三根弦一齐叼在嘴里。说时，前面柳条子乱晃，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纵身起来，一排亮闪闪的刺刀反着光，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看